

那先比丘給米鄰陀王的解釋
——摘自《原始佛典選譯》

◆ 亨利·克拉克·華倫 著

◆ 顧法嚴 譯

國王說：「那先師尊，什麼緣故世人都不同，有的長壽，有的夭折，有的健康，有的多病，有的美貌，有的醜陋，有的強壯，有的孱弱，有的富足，有的貧窮，有的高貴，有的卑賤，有的聰明，有的愚蠢？」

長老說：「陛下，為什麼所有的果子都不一樣？有的酸，有的鹹，有的苦，有的辛，有的澀，有的甜？」

「我想，師尊，那是為了種子不同的緣故。」

「陛下，完全一樣的情形，所有的人都不同，這是因為他們的業不同的緣故。因此，有的長壽，有的夭折，有的健康，有的多病，有的美貌，有的醜陋，有的強壯，有的孱弱，有的富足，有的貧窮，有的高貴，有的卑賤，有的聰明，有的愚蠢。此外，陛下，佛陀曾經這樣說過：『年輕人啊！一切眾生都以業為繼承的遺產，他們是業的繼承人，他們從業生起，業就是他們的親屬；業就是他們的皈依處；業將眾生派定為微賤或高貴。』」

「您是一位有才幹的人，那先師尊。」

* * * *

「那先師尊，」國王說：「你說『生死輪迴』，那是什麼呀？」

「陛下，在這裡生，在這裡死，在這裡死，在他處生；在彼處生，在彼處死，在彼處死，又生他處。陛下，這就是生死輪迴。」

「舉個例看看。」

「好比，陛下，有人吃完一顆成熟的芒果，將核種在地下；從這核裡長出一棵巨大的芒果樹，結起果子來。這人又吃了這樹上一顆成熟的芒果，也把核埋在地下。從這顆核裡又長出一棵巨大的芒果樹，結起實來；像這樣子：這些樹（一棵生一棵）永遠看不到盡期。陛下，完全一樣的情形，在這裡生，在這裡死，在這裡死，在他處生；在彼處生，在彼處死，在彼處死，又生他處。陛下，這就是生死輪迴。」

「您是一位有才幹的人，那先師尊。」

* * * *

「那先師尊，」國王說：「有沒有誰死後不再在另一世中受生？」

「有人在另一世中受生，」長老說：「也有人不在另一世中受生。」

「誰在另一世中受生？誰不在另一世中受生？」

「陛下，凡是煩惱未斷的人就要在另一世中受生。那煩惱已斷的人就不再在另一世中受生。」

「那末，師尊，您會不會在另一世中受生？」

「陛下，如果我心中尚有執著，我就會在另一世中受生；如果我心中已無執著，

我就不會在另一世中受生。」

「您是一位很有才幹的人，那先師尊。」

* * * *

「那先師尊，」國王說：「一個人會不會知道他不再在另一世中受生？」

「一定的，陛下，一個人會知道他不再在另一世中受生。」

「師尊，他怎樣知道呢？」

「他知道，因為一切使他在另一世受生的根源都已消失了。」

「舉個例子看看。」

「陛下，這就好比有一個務農的居士，由耕耘收穫使得倉廩充實。之後，他就不再耕耘，只是使用以前所儲藏的稻穀，或者用以贈人，或以之隨意做別的處置。陛下，這個務農的居士知道他的倉廩不會再滿起來嗎？」

「當然，師尊，他會知道的。」

「他怎麼會知道呢？」

「他會知道，因為一切使得倉廩充實的根由都已消失了。」

「陛下，完全一樣的情形，一個人知道他不會再在另一世受生，因為一切使他在另一世受生的根由都已經消失了。」

「您是一位很有才幹的人，那先師尊。」

* * * *

國王說：「那先師尊，再生的時候，是不是沒有一個投胎的東西？」

「是的，陛下，再生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東西投胎。」

「那先師尊，沒有東西投胎是怎樣再生的呢？舉個例子看看。」

「陛下，假使有一個人從一朵火點火，請問是否這朵火就投到那個火上去了呢？」

「確實不然，師尊。」

「完全一樣的情形，陛下，再生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東西投胎。」

「再舉個例子看看。」

「陛下，您可記得，在您是一個小孩的時候，從您老師那裡學到某首詩的事？」

「記得的，師尊。」

「請問，陛下，那首詩是否從您的老師那裡投到您這裡來了？」

「確實沒有，師尊。」

「完全一樣的情形，陛下，再生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東西投胎。」

「您是一位很有才幹的人，那先師尊。」

* * * *

「那先師尊，是什麼人在下一世中受生呢？」

「陛下，」長老說：「在下一世中受生的是名與色。」

「就是（現在）這同一名與色在下世中受生嗎？」

「陛下，在下世受生的不是這同一的名與色，而是，陛下，人以（現在的）這名與色造業——也許善，也許惡——因為這業力的緣故，另一副名與色就在下一世中受生了。」

「師尊，如果不是這同一名色在下一世中受生，那人所造的惡業不是就解除了嗎？」

「如果人不在下一世受生，」長老說：「他就可以從他的惡業中解放出來；但是，陛下，就因為他要在下一世中受生，所以他就不能從他的惡業中得解脫。」

「舉個例看看。」

「陛下，就好比一個人將另一個人的芒果搶走了，那芒果的主人就把他抓住，送到國王那裡，說道：『陛下，這人搶了我的芒果。』那個人就說：『陛下，我沒有搶走這人的芒果，這人所種下的和我所拿走的並不是同一的芒果；我不應該受罰。請問，陛下，這人應該受罰嗎？』

「當然的，師尊，他應該受罰囉！」

「為了什麼緣故呢？」

「不論他怎麼說，他都應該受罰。因為後來的芒果還是從最初的芒果所衍生的。」

「完全一樣的情形，陛下，一個人以這副名與色造業——也許善、也許惡。因為這業力的緣故，另一副名與色在下一世中受生了。因此，這人不能從他的惡業中得解脫。」

「再舉一個例子看看。」

「陛下，好比一個人搶走了另一個人的米……搶走了另一個人的甘蔗……陛下，好比一個人在冬天生火取暖，走的時候沒有將它撲滅。這火將一個人的田地燒著了。田地的主人把他抓著，送到國王那裡，說道：『陛下，這人燒壞了我的田。』那人就說：『陛下，我並沒有在這人的田裡放火。我沒有撲滅的和燒燬這人田地的並不是同一的火。我不應當受罰。』請問，陛下，這人應該受罰嗎？」

「當然的，師尊，他應該受罰。」

「為了什麼緣故呢？」

「不論他怎樣講，這人都應該受罰；因為後來的火是從最初的火所衍生的。」

「完全一樣的情形，陛下，一個人以這副名色造業——也許善、也許惡。因為這業力的緣故，另一副名與色在下一世中受生了。因此，這人不能從他的惡業中得解脫。」

「再舉一個例子看看。」

「陛下，好比有人帶了火種到一幢房子的最高一層上去，在那裡吃飯；那火把草葺的屋頂燒著了。那燃燒的屋頂又把房子燒著了，那燒著的房子又把村莊燒著了。那村裡的人就抓住他，說道：『你這人啊！為什麼放火把村子燒了呢？』他就說：『我並沒有放火燒村子。我點著吃飯的燈火跟燒村子的火並不是同一的火！』他們吵著架來到您處。陛下，您將支持那方的理由呢！」

「師尊，（我支持）村人的理由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因為不管那人怎麼說，後來的火是從先前的火所引起的。」

「完全一樣的情形，陛下，雖然生在另一世的名色和死了就完結的那副名與色是不同的，可是，它是從前者生起的。因此，人不能從自己的惡業得解脫。」

「再舉一個例子看看。」

「陛下，好比有人選了一個年輕的女孩為妻，付下聘金之後就離開了。後來，她長成了。到了待嫁之年，另有一人又付了聘金將她娶了過去。那第一人回來了，就說：『你這人啊！為什麼娶了我的妻子？』那人說：『我並沒有娶你的妻子。你付聘金選擇為妻的年輕嬌嫩的女孩子，和我付了聘金選擇為妻的長成待嫁的女人並不是同一個人。』他們吵著架來到您處。陛下，您將支持那方的理由呢？」

「（我將支持）第一個人的理由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因為，不管第二人怎麼說，那長成的女人是從原先的女孩而來。」

「完全一樣的情形，陛下，雖然在另一世受生的名色和死了完結的那副名與色並不同一，然而它是從它（前者）而起。因此，人不能（因死而）從自己的惡業得解脫。」

「再舉個例子看看。」

「陛下，好比有人向牧牛人買了一罐牛奶，留在牧牛人處走掉了，心想到第二天再去拿。第二天，那奶變為酸酪。那人回來了，就說：『把那罐牛奶給我！』（牧牛人）就把酸酪給他。那第一個人就說：『我向你買的不是酸酪，把那罐牛奶給我。』牧牛人就說：『你走了之後，你的牛奶變成酸酪了。』他們吵著架來到您處。陛下，您將支持那方的理由呢？」

「（我支持）牧牛人的理由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因為，不管他怎麼說，一個是從另一個生起的。」

「完全一樣的情形，陛下，雖然在另一世受生的名色和死了完結的那副名與色並不同一，然而它是從它而起。因此，人不能（因一死而）從自己的惡業得解脫。」

「您是一位有才幹的人，那先師尊。」v